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三回 呆秀才志誠求偶 俏佳人感激許身

浮慕空隨人轉，誠求可挽天回。但教不把此心灰，終得名成實遂。未必他心是我，總憑方寸為媒。精忱感侍石人來，難道玉人不改。這首詞喚作《西江月》，是勸為人在世，須要一副真實心腸，方才做得成事。那真實心腸，不要說做忠臣義士，就是男女之情，也須得這點意思，方能兩下交結。

前朝嘉靖年間，蘇州吳縣學裡，有個秀才，姓孫名寅，號志唐。你道他為什麼取這個名號？只因他生來右手有六個指頭，像當年唐伯虎一般，眾人要取笑他，替他取這個名號。

他從幼沒了父母，未曾命名，自己想道：「唐伯虎是本處有名的才子，如得他來，有何不美。因此依了眾人所取，卻不道被他們作弄，特把這六個指頭，自己獻出來，那也就見他做人的真率。」

他性情迂闊，動不動引出前賢古聖來，那孔夫子的頭皮，也不知道被他牽了多少。他的老實，有人騙他說：「明日太陽從西邊起來。」他就認真向著西方，守日頭出。因此眾人又起他個醜名，叫做孫呆。

那孫呆也有時知道被人愚弄，卻不計較。眾人中有老成的，原也憐他。那輕薄的，見他這般，倒越要把他玩耍。

他凡到朋友人家，遙望見有歌姬在坐，便撥轉身子，往外亂跑。那些朋友慣曉得他有些迂霧騰騰的，便有時藏過了妓女，誘他到家，把外面的門層層閉上了，才放出妓女來，唱曲侑酒。在他面前做這些勾肩、搭背、捏臂、捫胸的醜態，還要故意推去，令和孫相公並肩坐，指使妓女，雙手拚住了他，嘴裡灌了那酒，把去過與他飲，弄得他兩顴紅起，連脖子都變了赤。那冷汗如拋散珠一般滾下來，眾人卻拍手大笑。如此之類，非上一端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城中有個富翁，叫劉大全。家中真乃財高北斗，米爛陳倉。他的親戚，一個個不是做高官，就是擁厚賞。生下一個女兒，小名喚做阿珠。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

劉翁夫婦愛惜無比，日日為他擇配。那些富貴之家，你也托媒去求親，我也央人來請帖。劉老兒不是嫌他富而欠貴，便是憎他貴而少富。就是富貴兩全的，不道新郎才學平常，就說新郎相貌不好。因此珠姐年已十八，尚未受聘。

有那孫寅的朋友，叫做魏用情，見孫寅年方弱冠，未偕伉儷，便又想戲弄他，到他家裡說道：「志唐兄，你是讀聖賢書，做聖賢事的人。聖人說的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兄今年紀已大，別無弟兄，這婚姻之事，遲不去了。」

孫寅道：「用情兄所見極是。但恨沒有門當戶對人家，因此蹉跎了。」

魏用情笑道：「人家說兄呆，真個呆了，天底下人家，那裡有一般的事體，總要人去做。如今城內劉大全家有個女兒，人人說是絕色。我想兄這般才子，須得此佳人為配，方稱兩全其美。何不到他家去求親。」

孫寅被他說得高興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就煩用情兄代為作伐，今日便走一遭何如？」魏用情搖手道：「去不得。這媒人的事，全虧口舌利便，方撮合得來，像小弟這般不會說話的，如何效勞。兄若真有此心，還是央個慣做媒人的去為妙。」

看官，這孫寅雖是個有名的秀才，爭奈家道單薄，亦且未見得舉人進士，是他畢竟做一番的，卻要想劉家女兒為妻，可不是想天鵝肉吃。替他去說，在受劉老兒一頓搶白，究屬無成。魏用情是乖人，要做弄孫寅，難道倒作弄起自己來？所以回絕了他。好笑孫呆，當日聽了那話，全不揣度自家力量，便一心要成功這事，他家住任虎邱山塘上，鄰近有個張婆子，是走百家慣做媒中的。他便躡將過去尋他。

恰好婆子在家，接著問道：「相公來此，有何貴於？」孫寅道：「有門親事，要來相煩媽媽。」婆子道：「既如此，請裡面來坐了說。」

婆子臉上堆著笑容道：「相公年已長大了，雖是窮讀書人，這婚姻大事，確也難遲。但不曉得屬意誰家？」

孫寅道：「是城中劉大全家有個女兒，相煩媽媽與我作伐。」婆子聽說，問道：「那劉大全住在城中何處，望相公指點明白，老身就去便了。」

你想劉大全是蘇州城內數一數二的富翁，這張婆又是走街坊到了老的，難道倒要問這孫寅？只因門戶大來得相懸，不料孫呆便呆到這田地，倒疑心是另有個劉大全是了。

孫寅卻還說道：「媽媽你怎不知，他家在侍其巷裡，有敵國之富，那小姐生得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。煩媽媽就走一遭。」

張婆當下哈哈大笑，合嘴不住起來。孫寅道：「媽媽為何這般好笑？」張婆不好當面取笑他，卻答道：「老身想孫相公這般一個才子，再得劉小姐那般一個美人，真真一對好夫妻，因此替兩邊快活了好笑。」孫寅道：「既如此，敢煩就去。」

張婆子想道：這件事百無一成，搨那木梢兒去，卻不要被劉家啐殺。倒不如先生發這書呆幾兩銀子，待到那邊，我卻自有說法。便對孫寅道：「這段姻事，實在尋不出的，成就得來，連老身也快活不過。但老身今日自家有事，要用四五兩銀子，還還沒抵樁，那有心緒進城。不如遲一日替相公去罷。」

孫寅呆雖呆，卻也理會得是生發他銀子的意思。想道要他做事，那裡惜得小費。如今交春和暖，何不收拾幾件寒衣，去當舖裡抵幾兩銀子與他，好令他去辦事。便道：「銀子我去弄來與你，你自快與我劉家去說罷。」

連忙回家取了寒衣，走到當舖中，交掌櫃的道：「抵五兩銀子與我。」那掌櫃的接來一看，見不過是幾件粗布衣服，笑道：「那裡抵得許多，抵與你一兩罷。」孫寅道：「雖是布的，有許多件數，怎抵得一兩？」掌櫃的說不過，添了一兩，道：「再要多時，收回抵當罷。」

孫寅沒奈何，只得收了這二兩頭。心內躊躇道：「這還不足我用怎處？」在街坊上一頭想。一頭走。

卻好撞見一個要尋他的朋友。那朋友叫錢琢成，小有家財。因要到個親眷家去弔喪，來央孫寅撰那祭文。當下一把扯住了，直道其故。孫寅道：「不瞞兄弟，小弟今日有件事，還欠少三兩銀子，要去借辦。兄另央別人做了罷。」

看官，不要道是孫寅呆，倒狠會抄文章，才受過張婆作難得，就把那調兒去生發別人哩。

錢琢成笑道：「兄又呆起來了，做了這祭文，那書撰封兒，至少也有十兩八兩，為了三兩頭，倒讓多的與別人麼？既是兄有急用，小弟處先應付三兩如何？」孫寅聽說大喜，到錢琢成家取那銀子，和先前二兩頭，都去交付了張婆，催他進城幹事。一面自去做祭文，不題。

那張婆接了銀子，心中想道：難得他這般志誠。我也還骨突說四五兩，他倒竟把我五兩。雖是他妄想，我卻如何不就去，與他走遭。便把門鎖好，一逕進城，投侍其巷來。

卻說劉大全是兩個兒子，俱已畢姻。只女兒珠姐，年當二九，尚未曾受茶。老夫妻兩個，正在那裡商議，忽見張婆來家。

劉安人問道：「媽媽多時不見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張婆哈哈地笑道：「有件極可笑的事，要來對員外、安人說。」劉翁道：「有甚好笑的事，說與我聽。」張婆道：「說出來只怕員外、安人見怪。」劉老夫人道：「不怪你的，且說來看。」

張婆做勢要說，卻又縮住道：「不好，是討沒趣的。」劉翁道：「你也忒小心。對你說不怪你的了，還要故作。」張婆方說道：「先動問宅上小姐，近日可有人來作伐？」劉翁道：「媒人是常有得來，但再沒合意的。」張婆又哈哈地笑道：「好笑山塘上有個秀才，叫孫志唐，眾人都推他第一個才子，說將來是必然發達的。但可惜現在家什窘些，誰曉他也不想自己的光景，和宅上那地位，竟火逼催符般，追老身來求親。員外、安人道是好笑不好笑？」

劉翁聽了，因有言在前，不好埋怨，只說道：「張媽你還不知，好些富貴人家，我都不肯允他。如今卻許個孫志唐，可不被人

笑話。你決決烈烈回絕了他罷。」

張婆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心中卻想：我原知是難的，但這五兩頭還他，又不捨得；受他，又不好意思。卻怎麼處！又想到：老夫妻意思是這般了，不知珠姐心下如何。當下說了些閒話，便抽身到珠姐房中。

那張婆一向在劉家出入，和珠姐說說笑笑慣的，對珠姐笑道：「老身此到，是為小姐姻事。不料員外、安人都不允，只得要來求小姐了。」

珠姐笑罵道：「癡婆子又來癡病發了。」便又低聲問道：「說的誰家？」張婆道：「是本地一個秀才，姓孫名寅，年約二十光景，真乃潘安再出，宋玉重生。可惜員外、安人嫌他家貧，竟不中選。」珠姐道：「莫不就是六個指頭的孫志唐麼？」

張婆道：「小姐緣何也曉得他？可知那人的名重哩。」珠姐笑道：「你去回覆他，叫他割去了那多的指頭，我就允他親事是了。」

張婆聽說，不覺笑個不住起來。安人聽得笑聲，走到女兒房中來道：「張媽媽，你因何這般好笑？」張婆不好說得，用閒話來支吾了幾句。看看天色將晚，辭了母女二人，取道出城。

才到得家，只見孫寅早立在門首討回信，張婆道：「劉家員外、安人都嫌相公家貧，不肯出帖。那小姐倒不嫌貧，出的題目更凶哩。」

孫寅道：「小姐有何話說？」張婆笑道：「相公請猜猜看。」孫寅道：「莫非我中了舉人，方肯嫁我？」張婆笑道：「不是。」孫寅道：「可是要素性中了進士，點入翰林，方允這親？」張婆道：「也不是。」孫寅道：「這倒猜不出。媽媽你說了罷。」

張婆正待說出，不覺又笑個不住起來。孫寅道：「媽媽緣何只是這般笑？」張婆忍著笑道：「老身想劉小姐的說話好笑。是說要相公割去了那多的指頭，便允親事哩。」

孫寅不覺也笑起來，道：「原來這樣個題目。」便又道：「媽媽今日晚了，晚日至早，到我家下來，我有話說。」說罷，即便轉身回去。張婆也自安排夜飯吃了，閉門睡覺。

孫寅回到家裡，心中想道：我多這一個指頭，實在不雅相。若依劉小姐說，割去他，這痛難熬，若不依他，怎地得佳人到手？躊躇了一回，奮然道：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如今也顧不得了！」走到廚下，取了那把切菜刀，竟把那個指頭割下。一割下來，非同小可，血如泉湧，痛得鑽心，立時暈倒在地。

可憐他家內別無第三人，止還有個家僮，那日又被朋友人家借了去，直待自己醒轉來，勉強掙起，火又滅了。暗中摸著香灰按上，扯些破絹包好，和衣倒在牀上。手上作痛，再睡不著。看看天明，聽得外面叩門，張婆在那裡叫喚。孫寅接應一聲挨下牀來，一步步掙到門邊，拔去了栓。

張婆推將進來，把孫寅一看，見他面如蜜蠟般黃，問道：「孫相公，今日有些貴恙麼？」孫寅把右手指著那只痛手，有氣無力的道：「昨夜回家，依劉小姐把那指頭割下，發了幾轉暈，因此這般光景。」

張婆聽了，倒吃一驚，看地上時，鮮紅滴滴，攤了一地。一個小小指頭，斷落在血泊裡。便向孫寅道：「是這般時，相公也吃苦了，且請在家將息，老身自替你再到劉家去便了。」

張婆走出門來，便又進城，來至劉家。卻喜員外、安人都不撞見，他便一逕走到珠姐房中。

珠姐問道：「張媽媽，今日原何又來？」張婆笑道：「特來告訴小姐。昨日老身回去，把斷指頭的話，向孫秀才說，也不過和他取笑。不道他昨夜竟自把刀割下。老身感他志誠，又來見小姐，要小姐與他個好消息的意思。」

珠姐聽說割去指頭，笑個不住。笑對張婆道：「你回去再叫他除了這呆氣，方允他親事。」張婆不平道：「小姐你太忍心，他為著那指頭，連發了幾個暈，你卻還說這風涼話。」

珠姐道：「不是我說風涼話，我也憐他志誠。但婚姻大事，是要父母之命的，我女兒家如何自作主張。既然父母不允只事，只好歇了。我昨日不過和你頑耍，誰曉得你癡人面前說起野話來。如今只快去回絕了他說是了。」

張婆見他說得有理，無言可入，又想：「員外、安人是執性的，就是孫寅把十個指頭都割下來，也不在心，說來無益。」只得別了珠姐要歸。

珠姐道：「你不要怪我，且在此盤桓到晚些去。」張婆依言，在劉家說說笑笑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出城。

將及到家，只見孫寅把帕子&~YWGV;了那痛手，家僮孫福扶了，已在門首等候。迎著問道：「事情如何了？媽媽怎到此刻方回？」

張婆不好說誤信了劉小姐作耍，仍說野話道：「劉小姐說，要相公再除了這些呆氣，方允親事。」

孫寅是熬著痛，在張婆家門首，不蹲不坐，眼巴巴等了大半天，滿心道是事體成功的，聽了這話，不由不惱起來，道：「他嫌我窮，不肯就罷了，卻騙我受了那般疼痛，又說要除什麼呆氣，我又何曾呆來！總是他不肯嫁我的推頭。我想那珠姐也未必是什麼天上有人間沒的絕色，我就不到也平常。」氣忿忿靠著孫福的肩頭，走了回去。

那張婆正防事體不成，要討這五兩頭，見他不提起也不再上前去兜搭，由他自去了。

卻說孫寅這些朋友，聽見說他親事不成，白白割去了那個指頭，沒有一個不笑他。

過了十來天，正值清明佳節。蘇州風俗，到了這日，合城婦女，一家家都出來踏青。那些少年子弟，也成群結隊觀看。有贊這個頭梳得好，有誇那個腳兒纏得小，人山人海，最是熱鬧。

其時孫寅手上已經平愈，就也有那班朋友，來糾合他去遊玩。先在虎丘前後走了一回，眾人又相約到靈岩去。正要出這虎丘寺的山門，只見兩乘轎子抬進寺來。

眾人中有個許多聞，認得那跟轎的是劉大全家家人，便笑對孫寅道：「兄要一看可人否，小弟認得那隨轎的是劉大全家馬忠，這兩乘轎中，必有珠姐在內。」

孫寅知道是取笑他，卻因受了珠姐一場苦，也正想看看是何等樣一個仙子，卻這般欺負人，便同眾人跟著轎子，再回寺裡來，到了佛殿上。家人婦攙扶出轎，前面轎內是劉安人，後頭的果是珠姐。但見生得非常妖冶，出格風流，有詞為證：

臉開滿月，月還讓他的白。髮壓濃雲，雲也避他些黑。不必另求秋水，何勞別訪春山。只消向麗容尋覓，柳樣腰兒，弓樣鞋兒，嫵娜得勾人魂魄。更愛小小櫻桃，迥異尋常喉舌，那其間現婉鶯聲，自在流出。

劉安人母女拈了香，拜了佛，即便轉身上轎而去。

孫寅的這伙朋友道：「我們如今靈岩去罷。」眾人出到山門外，有一個道：「我們的孫呆，原何不見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果然那裡去了？」有的道：「不要他跟著劉家轎子，頭裡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卻未看見他前面走著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是這樣的，他是斯文一脈，走不快的，不知擠在後面那個地方，撇了他先走，要氣惱的，大家就這裡等一等好。」

眾人說說笑笑，等了好一會，卻仍不見出來。眾人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我們回到裡面尋尋看。」當下重又入去，直尋到佛殿上。

只見這孫寅，還呆呆的在那裡立著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可人兒已去得遠了，你還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孫寅也不回言，只是立著。眾人看他時，兩隻眼睛都是定的。

大家道：「不好了，原何這般光景？」眾人齊叫一聲：「志唐兄！」他只喉嚨頭轉氣，模糊答應。

眾人中有老成的道：「不是這般的，我們不要靈岩去了，且送了他回去正經。」眾人都應道：「所言極是。」

當下眾人扯的扯，扶的扶，擁出山門。幸喜那路不遠，早已至家。撫他去牀上睡了。那老成些的道：「這景象尷尬，須請個醫

家來，與他候一候脈看才好。」便叫孫福去後頭巷內，請那掛大方脈招牌的莫先生來。

不多時，莫醫已到。眾人請他看過了脈，莫醫道：「六脈俱和，不像有什麼病。且過了一晚，明日再看。」眾人送了醫生出門，叮囑孫福，好好服侍，各自回去。

次日天明，眾人又都到來，看孫寅時，只是昏昏沉沉，也不討茶，也不問飯。問他十句，回答一句，聲音就似在水底一般。如此一連三日。

眾朋友內有道：「不要割去那指頭，傷了什麼注命的經絡，如今卻發出來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笑起來。

有那老成的道：「也有你們眾人，都如今這般光景了，還要把他取笑。」老成的又對眾人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這病不要是出了魂。」便走到牀邊，高聲問道：「志唐兄，你在那裡？」問了五六聲，卻才模糊應了一句，聽不清楚，但聽得有一個「劉」字。

眾人道：「莫不是魂在劉家？」孫福在旁，插口道：「昨夜相公自言自語，聽他不出，好像喚一聲『珠姐』，難道果然劉家去了？」眾人道：「這等一定是了，你怎麼不早說。」孫福道：「我道我家相公是孔子一般的人，不曾疑心到這田地。」

眾朋友內有口快的便道：「你還不曉這孔夫子，卻會害相思病哩。」眾人聽說，又都好笑起來。

當下眾人差孫福到劉家去，囑咐他道：「你只說家主有病，卜過卦。說該到宅上叫喜，未敢造次，特來稟求。不要說別的。」孫福應聲「曉得」，自去了。一面眾人在家料理，叫乘轎子把孫寅平日穿的衣服，安放在內，只等孫福回來，即便行事不題。

原來孫寅自從那日見了珠姐，十分愛慕，見他拜完了佛，升轎而去，覺自家身子，也便隨了轎子亂走，直跟到劉家門首。見珠姐下了轎，便依傍著一同入內。喜得眾人不呵喝他，連珠姐也不嗔怪，他便肆行無忌。到了晚上，就和珠姐同宿，心中十分快活。思量要回家一轉再去，卻沒尋處路，不知這都是魂做的事。

那珠姐當日回家，夜來睡去，見個書生和他纏。欲待推拒，卻覺手腳都提不起來。只是任其所為。夢中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書生道：「我叫孫志唐。」珠姐醒後，只道是偶然春夢，誰知竟夜夜這般，好生孤疑，又不好對人說。

那日正和母親閒坐，只見員外走進來道：「好笑一樁奇事。前日張婆說的孫志唐秀才，他從未和我來往，如今患病在家，遣人來說，起卦出來，要到我家叫魂，卻是那裡說起。」

安人道：「你可許他麼？」員外道：「初時不許，後因求不過，也就應承了。你道好笑不好笑。」珠姐在旁聽了，心中駭異。

看看天晚，孫家用個女人，同一個道姑，捧了孫寅的衣服，來劉家叫魂。珠姐指點他，連自己房中也都走過。方才令回。這晚珠姐睡去，便不見了那書生，心中暗暗稱奇。

過了兩日，張婆拿一串粗圓潔白的珠子，到劉家來賣。卻值員外、安人，同到人家赴會親酒，止留珠姐在家，珠姐對張婆道：「好笑前日那孫秀才，生起病來，沒來由竟來我家叫魂。媽媽和他近鄰，可知他近日何如？」張婆道：「小姐不說，老身也正要告訴。說他自從踏青，見了小姐，這魂就隨了小姐來，直到那日招魂回去，方才醒省。醒後小姐房中一應什物器皿，說來和老身在小姐房中見的，一些不錯。小姐道是奇不奇。」

珠姐聽了，不覺兩頰堆紅，心中想道：難得此人這般有情，只可惜我爹娘嫌他貧窮，不肯成就這段姻緣。

當下又把些閒話講講，與他買了幾顆頂粗的珠子，打發張婆自去不題。

卻說孫寅自從招魂之後，其病霍然。但從此想起了劉小姐的美貌，越發思念不已。日日進城打聽劉小姐幾時再出遊，思量再見一面。看看由春入夏，並不見他再出來，心中納悶，不覺奄奄憔悴，茶飯不思，又害起病來。這病比前番的病不同。前番不過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，睡在牀上，不見他落了半點兒肉。這番卻弄得面黃肌瘦，病得一個人小了半個，從朝至暮，自夜達旦，也不曾合了一合眼。只是在牀上翻來覆去，唉聲歎氣。心中想道：前日我這魂兒，緊傍著劉家珠姐，和他同眠同食；緣何今番我的魂，卻不靈了，倒不如前番，他們不與我招回也罷了。那孫寅日夜是這般胡思亂想，看看病勢一日沉重一日了。

孫福見主人這般光景，道：「相公，可要去請醫生來看，吃帖藥麼？」孫寅歎口氣道：「我這病，不是吃藥吃得好的，你也不要請什麼醫生。我死後，你可把我這些書籍，告賣與錢琢成相公，隨那書價銀子，把我殮殮。你在我手內吃那窮的苦，也夠了，我死後，你尋個好頭腦自去，不必在我靈前送茶送飯，我死了總是吃不下的。」

孫福見主人這般說，不覺哀哀的哭起來，道：「相公莫說這話，難道相公這樣個人，就是這般歇了，且請寬心，能得沉沉的睡一覺，自然病勢就見輕了。」住表主僕二人說這苦話。

卻說孫寅家裏舊時養個鸚哥，孫寅天天清早起來，教它些唐詩。那鸚哥性靈，一教就會，是孫寅平日最愛的。其時孫寅自己病了，孫福也一日到夜，只在主人牀前伺候，那有工夫去看管它，不想竟把來餓死了。那日偶然走到籠邊看見，叫聲「阿呀！」

孫寅在房內聽見，問道：「你為什麼？」孫福見是主人所愛，欲待不令他曉得，卻因孫寅在那廂問，瞞不過了，只得回說是：「這鸚哥不知為甚死了。」

孫寅又歎口氣道：「我豢養了它多年，想是它不忍見我的死，因此先我而去。孫福你可拿它來我看。」孫福提那死鸚哥到牀前，孫寅對它歎了一口氣，心中卻又想著：我若做了這鸚哥，此刻倒可飛到劉家去見那人了。

心裡這般想，不覺那魂兒早附在鸚哥身上，竟翩翩的飛將起來，心中大喜。飛出庭心，一逕向城中而去。看看來到劉家，望珠姐臥室前，慢慢的歇下去。

珠姐正在房中刺繡，見飛下這鸚哥來，心中歡喜，尋了一個罩子，親自走去罩它。

那鸚哥叫道：「姐姐不要罩我，我是孫志唐，想慕姐姐而來，趕也趕不去的。」

珠姐聽了，倒吃一驚。四顧無人，便雙手捧那鸚哥來，放在懷裡說道：「秀才多情，非不感激。但今已人禽異類，姻好如何再圓得來。」鸚哥應道：「小生但得近姐姐芳澤，於願已足，也不想其他。」

說話之間，一眾丫鬟走來看見了，都說：「這鸚哥那裡飛來的？便服我家小姐，定定的住在小姐身上不動。」當下眾人都伸手來捧它，這鸚哥卻再也不肯過去，只黏定在身上。就是把食來喂，別人喂它，它都不吃，定要珠姐自喂，它才吃。看見四下無人，便和珠姐講些愛慕的話兒。有人來，就不說了。珠姐也愛之如寶。

如此一連三日。珠姐正想設人去探聽孫家消息，恰好張婆到來，走進珠姐房中。見了那鸚哥，說道：「這鸚哥倒活像是孫秀才家的。」珠姐笑問道：「孫秀才兩天可見麼？」張婆歎口氣，低著聲道：「他為小姐，害起病來，已經死了三日，只因心頭尚有些暖，未曾入棺。」

珠姐聞言，不覺汪汪的要掉下淚來。又怕張婆見了，不好意思，只得故意把手內帕子跌在地下，低那頭到桌兒下去拾帕子，就便拭乾眼淚。

等張婆出去了，便對著鸚哥道：「秀才，你若能返魂，仍舊為人，我當誓死相從。」鸚哥道：「卻不要又來騙我。」珠姐指天立誓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孫秀才如此多情，若得返魂，我劉珠姐負他時，便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只見鸚哥側了頭，好像想些什麼，那時珠姐正坐在牀上，解下三寸長的繡鞋來要換，它便撲將過去，銜了一隻望外就飛。珠姐慌忙叫道：「不要銜去。」卻已飛得遠了。

且說孫寅死有三日，雖是心頭未冷，爭奈氣已斷絕。平日那些朋友來看他，都道：「是不濟事的了，今晚收拾了罷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那鸚哥銜了一隻繡鞋，飛將回來。眾人正要去奪它下來，卻見那鸚哥到了孫寅牀邊，「撲」的一聲，仍舊倒在牀上死了。

孫福道：「好奇怪，這鸚哥本是死的了，相公死的時節，然活了飛去，不知那裡銜這東西來，怎如今又死了。」眾人都說詫異。

卻聽見孫寅的死屍，在牀上喘一口氣，說起話來，道：「好吃力。」

眾人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孫福道：「莫非相公還魂了？」便叫一聲：「相公！」孫寅在牀上說道：「拿茶我吃。」

當下眾人大喜，道：「果然活了。」孫福便遞過茶去，與他吃。連忙把他身上的白布捲起。原來孫寅下棺的衣服，也都穿好，帳子也已拆下。孫福便從新要替他脫衣張帳。

孫寅道：「原你們道是我死的了，如今些且慢，你且把那繡鞋拿來。」

孫福一心快活了主人的還魂，倒一時答應不出。孫寅便道：「是我附魂鸚哥銜來的。」

眾人方曉得鸚哥的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都是這呆子的變化。

當下眾朋友對孫寅說：「老兄復生，小弟等不勝之喜。如今只宜靜養，不可再添心事，弟輩去了，明日再來奉候。」

眾人散後，孫福正要把備來送終的物件，收拾收拾起，孫寅卻在牀上叫道：「你不要幹那些閒事，且與我去看張婆，城裡可曾回來？叫他快來見我。」

孫福答應出門，心中想道：相公雖已還魂，卻如何不清楚，叫我尋張婆便了，什麼城裡可曾回來。又想到：是了，必然做鸚哥，飛開去見了的。心裡這般想，早已到了張家。

張婆果然才從城裡回來。孫福便道：「婆婆，我家相公叫你去。」張婆見說，駭然道：「你相公已死，難道還魂了？」孫福道：「正是。」張婆道：「這又奇了。」

跟了孫福就來。來到孫寅牀前道：「恭喜相公，又得重生。」孫寅道：「媽媽，我請你來，不為別的，要你替我再到劉家說親。」

張婆道：「告稟相公，他家小姐雖有憐念之意，奈這老夫妻兩個，是執性的，恐怕終於不肯。」

孫寅道：「不妨。」便把附魂鸚哥的事，細述了一遍。張婆哈哈地笑道：「方才老身在他家，見那鸚哥，不道就是相公。既有這一番情節時，老身自再走遭。」

當下別了孫寅，再往劉家。一逕到珠姐房中。

卻說珠姐見鸚哥銜他繡鞋飛去，心中正想：鸚哥去了，孫郎可能再活？

忽見張婆入來，只道他還是先前來了未去。欲要托他去探個消息來回覆，卻又害羞。

張婆先說道：「小姐，今日早上那只鸚哥，原來是孫秀才附魂來的。小姐怎不對老身說。方才老身歸家，恰好鸚哥也飛回去，孫秀才便又活了轉來。他說和小姐面定親事，有繡鞋做信物，可是真麼？」

珠姐聞說，臉漲通紅道：「媽媽如今也瞞不得你。我實感他多情，因此與他相約，不道它就銜了我繡鞋去了。媽媽此來，卻為如何？」

張婆道：「他又央我來說親。我想員外、安人是執性的，倘仍不允，卻怎麼處？因此先來和小姐商量，據老身愚見，若員外、安人肯時，不必說了；萬一不肯，老身想那割指、離魂、化鸚哥等事，都是孫秀才的多情，並非小姐勾引；就是和那附魂的鸚哥立誓，事到其間，真個鐵石人也耐不住的。不知索性直道其詳，或者成功，也未可知。」

珠姐顛頭不語。張婆便走向安人房中去。

那劉員外也正在房中，問道：「你怎麼還未去？」張婆笑道：「我去了，又來的。」便把孫寅又來求親的話開說。

劉翁忙搖手道：「他這般貧苦，我家小姐如何去過活，斷難的。」安人也道：「叫他不要只管妄想了。」

張婆道：「員外、安人，有所不知。據老身看起來，倒成了姻眷也罷。」

當下把珠姐偶然戲言，他認真割指頭，幾次暈去，後來虎丘相遇，竟離了魂，並近日附魂鸚哥，銜那繡鞋的事，細述一遍道：「這人的多情，真個世上少的。雖只窮些，不見得便窮一世哩。」

員外對安人道：「原來有這話多般，怎麼我和你一些也不知。他既兩番魂遊我家，不與聯姻，確是傳聞不雅。但我擇婿多年，今招個窮秀才，也要被人笑話。卻怎麼好？」躊躇了一回道：「罷了，張媽你去回覆孫家，道我已允。但要對他說：『他家雖窮，一應禮文也須蓋蓋我家臉面便好。』」

張婆聽了，快活道：「這個孫秀才自然懂得的。」便別了劉老夫婦出城回報孫寅。

孫寅大喜，那病登時好了一半，不上幾天，就走了起來。先打點要行聘，算來必得好些銀兩，毫無生發。

幸喜他平日這班朋友，雖是個個愚弄他，卻都憐他志誠，肯來照顧。當下魏用情走出來道：「這頭親事，以貧仰富，不免多費。志唐兄卻那裡有錢。據我意思，我們眾朋友，該各量自家手底，幫他些方好。」眾人齊應道：「當得。」

魏用情笑道：「只有我是攬掇他去圖這頭親的，不但不必幫他費用，他還該謝我哩。」

錢琢成道：「據我意思，都是你害他，指頭盡割去了，還該你獨一個幫的。」

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起來。

閒話休煩。行聘過後，就擇吉舉姻。劉翁意思，因孫家貧窘，怕女兒住不慣，欲贅孫寅到自己家裡。

珠姐卻對母親道：「大凡女婿在岳家，久住不得，況孫家貧苦，越要被人輕賤。兒不願孫郎來入贅，就是草衣糞食，也是娶去的好。」

安人把女兒的話，對劉翁說了，劉翁便息了念頭。

孫寅央人擇吉期在十月中。到得臨時，自來劉宅親迎。合巹之夕，說不盡那萬種歡娛，千般恩愛。

這班朋友，輪流作東，備些酒肴，來與孫寅暖房。孫寅又開筵相答，一連歡呼暢飲了幾日。

一日，孫寅吃得酣然，送了客人出門，回到房中，口渴了討茶吃。

珠姐便斟下一杯，遞與他。孫寅雙手來接。珠姐見了那割去指頭的疤，想起舊事，忍笑不住把香茗都潑出了半盞。

孫寅問道：「姐姐緣何這般好笑？」

珠姐笑道：「可惜當日，不叫你把這十個指頭都割下了，還好看哩。」說罷又笑。

孫寅不覺也笑起來道：「虧你狠心說得出。我為這指頭，痛得幾乎死去，你家還不允親事，今日倒又這般取笑。」

珠姐道：「你怎麼還道我狠心，我若狠心，你今日還是只鸚哥，不得復人身哩。」說罷，兩人又笑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月餘。孫寅是赤貧的人，虧了劉家奩贈，珠姐又會作家，整頓得家中像些模樣，大非昔比了。

珠姐一日對丈夫說道：「我因感你多情，立志相從。今所願已遂，只是還有件事，也該上緊去幹了好。」孫寅道：「姐姐你說來，卻有甚的？」

珠姐道：「我和你做夫妻，合門都道錯嫁了的，你若貧賤到底豈不自羞。何不今日為始，應等家務，都是我管，你卻只顧讀書，也好爭一口氣，就是那割指頭、化鸚哥的事，也傳作佳話，不把做笑談了。」

孫寅不住點頭道：「姐姐說的是。但貧家婦難做，怎好把米鹽瑣屑，推在你一個身上？」珠姐道：「不妨，我都會料理。你只奔你前程便了。」

從此孫寅一切不管，自去苦志攻書。過了一冬，明年正是大比之年，同了幾位朋友去鄉試，高中了第一名解元。那些朋友都來道喜，坐滿了一廳。

有的道：「說也奇怪，志唐兄不但六個指頭像唐伯虎，連中舉人也像，一般都是解元。」

有的接口道：「你不要小覷了志唐兄，唐伯虎始終六個指頭，因此只中得解元；志唐兄忍痛割下了，那前程正還大哩。」眾人

聞說都笑。

當下各自散去，湊些贖儀，送孫寅上京會試。春榜發，又成了進士。殿試後點入翰林，那時衣錦還鄉，好不榮耀。

這些朋友因他地位高了，不好和他戲耍，孫寅卻毫無傲色，還像做秀才時般接陪。當下同了珠姐，去拜岳父母。

劉翁夫婦好不快活。劉家底下人伙裡，先前欺孫寅家貧，背地喚他孫窮；又因他附魂鸚哥，喚他孫鸚哥。如今得了官回，你也是「孫老爺」，我也是「孫老爺」，誰不恭敬他。

後來孫寅官至禮部尚書，珠姐封二品夫人，生五個兒子，也都出仕，竟成瞭望族。

蘇州人有詩道：

一見魂消豈偶然，頓教夢寐與纏綿。

奇情幻出靈禽事，欲擬唐家三笑緣。